

百家对谈

# 为什么在所有文体中，我们特别强调古诗词的背诵

——对话中国诗词大会评委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

本报记者 邵岭



## 就像那些历久弥新的时尚品牌，古典诗词始终广泛流传，传统文化可以成为新兴的时尚

记者：“中国诗词大会”的举办，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谈论和阅读古诗词的热潮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互联网时代，热点层出不穷，大众的注意力很容易转移。在你看来，接下来，以古诗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要得到深入的普及与推广，需要依靠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？

康震：首先我想说，这次诗词大会给了我们一种信心，就是古典诗词其实始终在民间和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着。特别是一批“少年英雄”的出现，让我们非常欣慰。与此同时，诗词大会引发的普遍关注也说明，传统文化完全可以成为新兴的时尚，就像那些历久弥新的时尚品牌。

的确，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推广，需要日常的点滴渗透，这是诗词大会不能替代的。但正是诗词大会的热播让我们看到，丰厚的传统文化在今天要在大众中得到更广泛的普及推广，需要更好地借助媒体，并且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。这对我们的传播智慧和传播能力是一种新的挑战。

记者：那么，古诗词在今天到底应该如何普及？对于这次的诗词大会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。比如有人称其为诗词背诵大会，认为这是将诗词的背诵量等同于普及率。你怎么看？

康震：如果连背诵都没有，那又怎么能算是普及？又何谈理解，何谈创作？我们在大会中设置“飞花令”这个环节，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大家，背诵是诗歌欣赏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
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在所有文体中，我们特别强调古典诗词的背诵？你会发现，从古至今，背诵古诗词就是文化学习的一个重要前提。

首先是因为古典诗词，作为一种诗歌艺术，朗读、朗诵、记诵是其自身文体的一种要求，也是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重要特征之一，从传播、表达的角度而言，诗歌写出来就是让人吟诵、朗诵、吟咏的，不然写诗歌和写散文有什么区别？一首无法朗诵的诗歌是不典型的诗歌；其次，背诵的目的不在于背诵本身，而是通过记诵，将诗词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，渗透在血液里，成为你自己个人修养的一部分，甚至成为你个人话语系统、语言系统的一部分。

古典诗词本身是非常讲究形式美的一种文学样式，可以说，它就是为了展现中国语言文字之美而来的。由于诗词的形式比较短小精干，所以诗人在创作中，需要以一种高度凝练的方式，通过比喻、夸张等手段，把很多典故、故事、思想嵌入其中，像怀古诗、咏史诗等都是这样，使其成为一种意义的表达。如此一来，诗的内涵加深了，但对于一个非专业的人来说，阅读和欣赏的难度也就增加了。

所以，诗词背后是功夫。创作如此，阅读也如此。对于普通读者来说，虽然不需要像专业研究人员那样去做大量的资料搜集和考据工作，但诗词创作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是应该有所了解，从而具备诗词欣赏的基本能力。比如诗词的格律平仄，是在漫长的古诗词的创作历程中逐渐摸索总结出的经验和规则。不了解格律平仄，就不了解诗词为什么会在形式上这么美。我建议诗词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王力先生的一本小册子：《诗词格律》。很薄，但是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。另外《唐诗300首注释》《宋词300首注释》《唐诗鉴赏辞典》这一类的书也应该看一看，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。

记者：随着时代的改变，人们对诗的美感也会发生变化。由此想到有人提出，今天我们普及和推广古诗词，需要在“唐诗宋词300首”之外有新

的选本。对此你怎么看？  
康震：其实我觉得倒也不必这么费周章。确实，我们现在的选本很多还是建立在古人基础上的，比如《唐诗300首》，就是清代人编的；但我得说，里面除了小部分篇章我持保留意见之外，绝大部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然是很好的。因为就对古诗词的了解和审美而言，我们要承认古人的确有超出我们的地方。

我的观点是，时代变了，今人的确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古诗词选本，但不是对古典选本进行颠覆，而是在尊重前人选本的基础上，主要根据诗词的内涵进行调整。有一些价值观念迂腐甚至落后的应该剔除，还有一些像韦庄的《秦妇吟》，虽然列为“乐府三绝”，但其中对战争的描写非常残酷，我们今天就可以采取节选的方式。

## 因为古今人心相通 人情相通，所以古诗永远不会老，可以一次次刷新我们对生活的认知

记者：不学诗，无以言。当诗词的大环境发生了改变，今人想要认知古诗词、吸收古诗词，真正使得古诗词成为自己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涵养，切入点在哪里？

康震：我觉得在这里有两个层面。首先，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应该在国民教育系列里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一直到大学，一以贯之。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变的，因为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形式，应该是国民素养必然的组成部分。而且古典诗词形式短小，富有韵味，便于记诵，特别适合孩子的教育。比如我要对一个孩子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给他念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“胜日寻芳泗水滨”，效果就会很好。所以除了学校教育之外，在家庭和社区中，我们也要鼓励大家多亲近古典诗词，倡导运用诗词的形式来进行国学教育。总之就是方方面面都以一种平稳、正常、有秩序、有标准、有规范的方式来逐步推进。

在此之外，对于古诗词的传承，我们也不妨抱以平常心。作为中国众多传统文化中的一脉，古典诗词有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内涵，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从来没有衰落过，一直以它自身应该有的规律在发展。而这次诗词大会能够获得成功甚至引起轰动，恰恰证明就接受和喜爱程度来说，古典诗词在今天不是小众，而是大众；证明古典诗词，特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古典诗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。只是它们是如此耳熟能详，以至于我们忘了这是古典诗词。比如恋人离别时会自然想到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”，为朋友送行时又会赠言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，冬去春来时连小孩子都会脱口而出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。而诗词大会只不过是一个契机，把很多人对于古典诗词的那一部分记忆又唤醒了。

所以我也一点也不认为古典诗词离开了我们。恰恰相反，它们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用语，成为我们话语系统甚至情感表达的一部分。

记者：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古诗词和现代人，究竟是在哪一个点上产生了融合？

康震：人情。人情是相通的。从古至今，我们在人情上的差别其实并不大；古代对一个人的要求，和今天的人们对一个人的要求，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样的，都讲究一个礼义仁智信。而古诗词，就是用一种更加美好的语言形态，传递了古今相通的情感，或者说体悟。比如苏轼在《题西林壁》里写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哲理，只

不过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中没有微观、宏观这样的词汇，但其中包含的哲理，放在今天仍然是通用的。再比如高适说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这样的情怀，今天的人们同样能够感同身受。

正是因为古今人心相通，人情相通，所以古诗永远不会老。不仅不会老，还可以一次次刷新我们对生活的认知，让我们感到生活的意义。更何况，除了情感上的共鸣之外，古诗词还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，这是现代作品取代不了的。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；“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孙仲谋处”；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；“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；“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”……里面包含了多少英雄人物多少山水景观？经过了多么漫长的文化基因的培育？这不是现代诗能够做到的。读这样的诗词，难道不会感到一种文明的自信油然而生吗？

记者：最后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本人研读古典诗词的经历和感受？你是怎么进入到古诗词这个研究领域的？就你个人趣味而言，比较钟爱哪些诗人的作品？

康震：对于古诗词，我并不是从小就特别痴迷或者情有独钟。其实我从小到大读书比较多，诗词算是我阅读领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后来大学读了中文系之后，这方面的兴趣才变得更加浓厚。一方面是因为相关课时比较多，我读大学的时候，古典文学史的课时量是最多的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对美学比较感兴趣，而古典诗词就是美感与哲理兼具，并且可以通过古典诗词了解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古诗词慢慢从儿时阅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变成了志业所在。

我个人比较喜欢苏轼、辛弃疾的诗，语言直白，情感豪迈；喜欢李白的诗，有飘逸的仙气；白居易的诗我也喜欢，有士大夫的情怀。

《红楼梦》中也有“诗词大会”。左图为清代画家孙温绘《红楼梦》中“芦雪亭联诗即景诗”。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

展讯

## 《造型与美感——中国绘画选萃》

展出时间：即日起至3月25日  
展出地点：台北故宫博物院  
这是台北故宫书画常设展，此次共展出35幅古代绘画，俨然一部简明中国古代绘画史。

中国绘画的发展宛如一部精彩的交响乐章，借助人物、花卉翎毛、山水等画科中的典范风格组成几项重要主题，并在历史的脉络中赋予变奏。此次展览以明清山水画为核心。明代以后，不同地区的风格特色成为艺术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环节。苏州“吴门”从“元四家”演化出优雅的文人风格，以浙派画家为主的“浙派”则自宫廷绘画中脱胎，将南宋的典型变成粗放的水墨。松江的董其昌与“四王”等又在古代典范的“集大成”中，以笔墨再造自然，形成影响深远的“正统派”。清代帝王在推崇“正统派”作风之余，也包容欧洲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画法的新诠释。宫廷之外的扬州画派成为后世追求变革的典范依据。

## 《瑞雪映丹青》

### ——中国古代冬景绘画特展

展出时间：即日起至4月9日  
展出地点：辽宁省博物馆  
展览通过丰富的画作和详实的说明文字，在诠释冬景绘画风格流变及绘制技巧的同时，令观众在情景交融之际感受到冬景绘画的独特魅力。

冬季的自然界江天暮雪，万物孤寂，画家通过细心体察，逐步形成雪景山水这一独特的山水分支。自宋至清，擅长雪景山水的画家不胜枚举，他们的笔下山石雪覆，烟岚惨淡，令观者遐想。此外描绘傲霜挺立的岁寒三友——松竹梅，表现寒鸦枯木的花鸟画，烘托节日气氛的岁朝图和年画等几类绘画也与冬季密切相关，在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辽博馆藏绘画中，属于冬景绘画的作品数量较多，如南宋佚名《寒鸦图》、南宋徐禹功《雪中梅竹图》等都是流传有绪的旷世巨制，明清如文徵明、董邦达、赵之谦等名家也不乏佳作。



正是辽博展出的《岁朝清供图》，清代赵之谦绘。岁朝，也称“岁旦”，即农历正月初一。自宋代开始，岁朝图作为一个新的绘画主题兴起于宋代的皇宫之中，表现内容以冬日不易看到的花卉树木为主。到了明清，画家将室内案头摆放的供观赏的盆景插画、奇石古玩等也纳入了岁朝图中，逐渐形成了岁朝清供的主题。这些作品大都为居室厅堂增添了生活情趣，成为文人画中最为雅俗共赏的品类。

赵丽宏最近出版的诗集《疼痛》让同行惊叹，评论家关注。杨炼说：“赵丽宏用自己的生命之笔，写出了紧攥古今来诗歌之魂的自觉”；唐晓渡认为这本诗集是“心灵之痛，人生之痛，岁月之痛，语言之痛”。

这部诗集我读了多遍。不得不承认，我深深地被它打动。其原因就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经历丰富的诗人对人生的深切体悟，对生命本质的极具个性的探索与省思。赵丽宏的敏感多思，恰如一片落叶而知天秋，他的诗中浓缩着逝去的漫长时光，也凝聚着他整个对人生的感怀。在《疼痛》中，作者不同于以前的题材选择，没有把笔触过多集中于外在世界的种种现象，而是把目光投向自己本身，是一种“收视反听”式的自我审视，通过辨析和解读自己去揭示人生的意味与生命的奥妙。《疼痛》中的诗作节奏都相对和缓，仿佛在娓娓述说，有的甚至像是喃喃私语，但是，它们是迷人的，也是发人深省的。其原因也就在对人生各种况味体会得真切，从各个新颖的视角，带着丰富的感受和想象切入主题，几乎每一首诗都能击中读者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，因而读来不仅让人感到真切温暖，也让读者的心灵不时有震撼和惊醒。

# 生命在疼痛中省思

——读赵丽宏诗集《疼痛》

李成

诗人巧妙地以一首《门》来开篇，把读者领进对人生、对生命以及对命运的探求与思索之中：“门里的世界/也许是天堂/也许是地狱”。生命总是有它神秘未知的一面，我们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迈进什么样的门槛。到了第四首《X光片》，我觉得那是作者对作为肉体的生命的一次透析：“让瞳孔融化于胶片/却看不透黑白世界/蠕动的腑脏已冰封/温热的鲜血已凝滞/医生说/这是你最真实的留影。”生命是什么，仿佛就是印在X光片上的那么一点影子，仅此而已；但这显然还不是生命的全部，因为生命不仅有肉体，还有灵魂。灵魂与肉体本是不可分的，但是，为了更好地认识生命，不妨将二者暂时分开，于是作者出人意料地写出《灵魂出窍》，灵魂和肉身诗中一分为二，灵魂飞出肉身变成一只鸟，

“停在枝头/看肉身路上匆匆行走”，灵魂又变成一面镜子，让“肉身”在影子中显现，“忽闪的荧光中/出现一张惶惑的面孔/却是我认识的人。”灵魂和肉体都发出疑问：“我在哪里呢？我在哪里？”这样奇特的构想，似乎匪夷所思，但可以令所有的读者陷入深思。这样的思考在《我的影子》里得到进一步强化：“据说人鬼之间的区分/就看身下是否有影子/影子相随/总是孑然一身……”因此，他在诗中坚定地自我告诫：“如果这个世界人鬼不分/还好有影子/我会避开那些无影之鬼/只有和影子的人交往/影子也会以他的沉默/在浮光掠影中提醒我/你/是/人/就要像人的样子。”

对生命的认知离不开对于时间的认知，因为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时间组成的。《疼痛》中有好几首作

品对时间作了极为奇特的描述和思考，而对时间的认识，自然会延伸到对“永恒”的理解，也会延伸到对逝者的重新感知。永恒是什么呢？诗人告诉我们：“每一瞬间/都是不会复返的永恒。”（《永恒》）存在即永恒，这是赵丽宏的“永恒观”，实际也是对于生、对于生命的讴歌，他没有把人生归为虚无。这是他生命观的基调。在面时光流逝、老境将至时，诗人幻想着时光从头再来，于是，他写下了令人有“石破天惊”之感《逆流在岁月之河》：“昔日时光迎面而来/拂动我鬓边白发/往回走，往回走/看身畔景色奇异盘旋……”接下来，诗中展现了时光逆向之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奇异景象，世界的初始，生命的源头，以至于寻常的意象纷至沓来。借用诗中的一句话，这首诗也真是一部“瑰丽的科幻

巨片”。这种奇思妙想令人惊叹，实际上，这也是诗人对于“人从哪里来的”这一终极追问的遐思与回答。

并生发出奇妙的想象，捕捉到丰富的意象，每一首诗中都渗透着诗人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妙悟。这也可以说是诗歌艺术的一种创辟。

《疼痛》整部诗集从各个角度展示作者对人生、对人生的各种体验与领会，透露了作者情怀的本真与底色，调子虽略有些低缓甚至给人以低徊之感，但是绝不沉闷。诗人以数十年一贯的努力与勤奋所取得的实绩，对于人生有了一个响亮的回答。这样的情怀，是有渊源的，赵丽宏很多年前就对人生的本质有一个基本的体认，正如收在本书的最后一首诗题目所示：《痛苦是基石》。这是这部诗集中唯一的一首旧作，写于1984年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正如人应“向死而生”一样，在痛苦之上开出“幸福”之花。作者在诗中如是说：“我时常被疼痛困扰/却并不因此恐惧/如果消失了疼痛的感觉/那还不如一段枯枝/一块冰冻的岩石”。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作者对人生的一种宣言：人生有种种缺失、欠缺，要紧的是对于这一切不足的超越，对于痛苦的超越。

毫无疑问，这本出色的诗集已成为2016年中国诗坛不可忽视的重要收获。诚如诗人西川所言：“的确的确，这是一本重要的诗集”。